

尚 書

陈生玺等 译解

皇家
读本

张居正讲评
《尚书》下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尚書

张居止讲评
《尚书》

陈生玺等 译解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张居正讲评《尚书》皇家读本/陈生玺等译解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07. 8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310 - 5

I. 张... II. 陈... III. 尚书—研究 IV. K221.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97958 号

责任编辑 陈翔燕

封面设计 姜 明

出 版 人 张晓敏

张居正讲评《尚书》皇家读本

(上下册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10 × 1070 1/16 印张 27.75 插页 6 字数 497 000

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310 - 5/B · 104

定价: 40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。

联系电话: 021—62431119

周 书 卷 七

三十三、旅 獒

张居正
讲 评

旅是西夷国名。犬之高大异常者，叫做獒。昔周武王时，有西旅国以本地所出獒犬，进献于朝。太保召公，以为异物，非所当受，作书进戒，遂以《旅獒》名篇。

原文 惟克商，遂通道于九夷八蛮^①。西旅底

贡厥獒，太保^②乃作《旅獒》，用训于王。

【注释】
① 九夷：指古代东方的少数民族。八蛮：泛指古代南方少数民族。② 太保：指召公奭。

今译 周武王灭商后，开通了通向周边少数民族方国的道路。西方的旅国来贡献他们那里出产的大犬，太保召公奭写了《旅獒》，用来劝导周武王。

张居正
讲 评

底字解做致字。史臣叙说：武王既克商而有天下，威德广被九州之外，夷狄蛮貊，莫不宾服，道路开通，无复阻隔。有西旅国，致贡其土产之獒，以表来享之敬。自常情观之，一獒之贡，出自远人向化，圣如武王，受之若无害者。太保召公，则以人君好尚，不可不端，恐因此开进献之门，貽盛德之累，乃作为《旅獒》一书，用训戒于王，极言其不当受的意思。盖忠臣爱君，豫防其渐如此。

原文 曰：“呜呼！明王慎德^①，四夷^②咸宾。

无有远迩，毕献方物，惟服食器用。”

【注释】
① 慎德：修身谨德。② 四夷：四方的少数民族。

今译 召公说：“啊！圣明的君王修身谨德，四方少数民族方国都来归顺，不分远近，尽量贡献地方土特产，但也仅是些吃穿日用品而已。”

张居正讲

方物是各地方所产之物。召公训戒武王，先叹息说道：“自古明哲之王，欲以保国治民，莫不谨修其德，凡一取一予，一喜一好，皆兢兢然以道理自防，法度自检，无所不致其谨。由是盛德所感，不但中国的人民倾心奉上，就是那四方夷狄，闻知中国有圣人，也都纳款称臣，相率宾服，无远无近，莫不各以方土所生之物，输诚贡献，毋敢后焉。然其所献者，惟是可供衣服，可资饮食，可备器用之物。此外并不敢以奇玩异物来进献者。盖知明王所重在德，别无玩好，纵献之，亦却而不受也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 伯叔之国：指周的同姓诸侯国。

原文 “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，无替厥服；分宝玉于伯叔之国^①，时庸展亲。人不易物，惟德其物。”

今译 “君王于是昭示这些贡物，把它们分赐给异姓诸侯国，使他们不要废弃他们的职事义务；又分赐宝玉给同姓诸侯，是用以加深骨肉亲情。人们不能改变事物，只是让贡物符合德的准则。”

张居正讲

昭是示。替是废。服是职。展亲是益厚其亲。召公又说：“明王在位，四夷效贡，皆其慎德之所致，乃以此明示天下，颁赐与异姓诸侯之国，使知朝廷有道，四夷向化，益坚其倾戴之诚，不废其藩屏之职。于方物中有宝玉之贵者，则分赐与同姓诸侯伯叔之国，使之守此重器，永为世宝，益厚其亲亲之义，因伸其敦睦之情，皆王者公天下之心也。由是天下诸侯受其分赐者，物虽不同，皆不敢轻易视之，知此物乃王者谨德所致，故不敢以物视其物，而皆以德视其物，极其敬重矣。若为君者，不以服食物为贵，而以珍奇玩好为事，则贡献既非德感，分赐无所劝励，适足以彰其不德耳，可不戒哉！”

原文 “德盛不狎侮。狎侮君子，罔以尽人心；狎侮小人，罔以尽其力。”

今译 “德行盛隆就不会轻视怠慢。轻视怠慢在位官员，就没有人尽心尽力管理国家；轻忽怠慢普通民众，就不能使他们竭尽全力为国家服务。”

张居正讲

此以下皆慎德之事。小人是卑贱之人。召公又说：“人君之德，所当谨者，固非一端。而恭敬礼下，乃其德之大者。是以德盛的人，其待己待人，必极其庄敬。视贤人君子，皆当尊礼，视匹夫匹妇，皆

能胜予，不敢有一毫褻狎侮慢之意。若褻狎侮慢，待人无礼，则其有害有不可胜言者。狎侮君子，则亏敬贤之礼，而为君子者，必将见机而作，望颜色而去之矣，孰有为国家尽心者乎！狎侮小人，则失临下之体，而为小人者，亦将无所畏惮，而怠玩以事上矣，孰有为国家尽力者乎？夫狎侮之心一生，而其弊遂至于此。人主不可以为小失而不加谨也。”

原文 “不役耳目，百度惟贞。”

今译 “不被声色感受役使，各种事情的处理就会正确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役是役使。百度是百事的节度。贞是正。召公又说：“人心之应事接物，本都有个至正的节度，只为声色之欲，一感于耳目，而心无所主，反为耳目所役使。于是百为之度，始昏乱而失正耳。人君若能澹然无欲，卓然自持，务使耳目皆听命于心，而此心不为耳目玩好所役使，则本原澄澈，私欲不行。凡百事为，自然合于节度，而各得其正矣，德其有不盛乎！此谨德者，又当以玩物为戒也！”

原文 “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。”

今译 “玩弄人心会丧失德行，玩弄器物会丧失志向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上玩字是玩忽的意思。下玩字是玩好的意思。丧是失。召公又说：“玩忽乎人，而生狎侮之心，不但失君子小人心力而已，且其轻佻慢易，侈然自肆，并自己的心德，也丧失了，玩人之害如此。玩好乎物，而徇耳目之欲，不但使百为失度而已，且其耽迷荒纵，心为形役，并自己的心志，也丧失了，玩物之害如此。”

原文 “志以道宁，言以道接。”

今译 “自己的志向合乎道理，才能安定，言论合乎道理，才能听取采纳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宁是安定。接是听纳。召公又说：“心之所之，谓之志。人君子己之志，不可以不定也。而定志，莫若以道。方志之未发，则以道涵养之，而非道者勿存诸心。方志之将发，则以道检察之，而非道者，

勿萌诸念。如此，则中有所主，而耳目不能为之迁，玩物之失，庶乎其可免矣。入于耳者，谓之言。人君于人之言，不可以不听也，而听言亦必以道，导我以忠正之言，合于道者也，吾虚己而受之。导我以邪僻之言，悖于道者也，吾正色以拒之。如此，则自处以正，而谄佞不得投其隙，玩人之失，庶乎其可免矣。王欲谨德，可不知所务哉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 土性：土生土长的本性。② 格：来、至。

原文 “不作无益害有益，功乃成；不贵异物贱用物，民乃足。犬马非其土性^①不畜，珍禽奇兽，不育于国。不宝远物，则远人格^②；所宝惟贤，则迩人安。”

今译 “不做无益的事妨害有益的事，事业才能成功；不看重奇珍异物，不贱视日常用品，民众才会富足。犬马不是土生土长的就不畜养，珍禽奇兽，不在国中养育。不看重远方物产，远方的人就会来归附；所宝贵尊重的是贤能的人，身边的人就安定了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畜字、育字都解做养字。召公又说：“人君所行，惟修德勤政，乃为有益。他如游观兴作等项，都是无益的事。人君一有所好，则心夺于外诱，力分于他用，而治功遂因之以有隳，是以无益而害有益矣。必须早夜孜孜，只求有利于国计民生者，然后为之。诸凡无益之事，一切停罢。夫然后力有专攻，事无废弛，而治功可成也。民间之物，惟服食器用，乃为切要。他如珠玉珍宝等项，饥不可以为食，寒不可以为衣，而其价不贵。人主一有所好，则不免多方以求之，重价以购之，而民财遂因之以虚耗，是反贵异物而贱用物矣。必须躬行节俭，惟是切于民生日用者，乃以为贵，诸凡奇异之物，都不必用他。夫然后上无征求之扰，下无采办之费，而民财可足也。犬马虽是有用之物，若来自他方，非其土性所宜的，也不必畜养。至于珍美之禽，奇异之兽，不过以供耳目之玩，无益实用的，不必养育于国中，以兹劳费，凡此皆慎德之实也。夫朝廷之举动，远人所视，以为向背者，若能清心寡欲，凡远方之物，一无所宝爱，则好尚既端，声闻旁达，远而四夷皆起宾服之心，而无不格矣。贤才之进退，斯民所系，以为休戚者，若能移宝远物之心，以宝贤臣，信笃而任专，谏行而言听，则贤才效用，膏泽普施，近而中国，皆蒙太平之福，而无不安矣。今西旅之弊，所谓非其土性者也，异物之无益者也。吾王所当宝者，惟在为国求贤耳。今释此弗宝，而以远物为贵，将不取轻于外夷，而为盛德之累哉！”

原文 “呜呼！夙夜罔或不勤，不矜细行，终累大德，为山九仞，功亏一簣。”

今译 “啊！从早到晚不能不勤勉，不慎重对待哪怕是细微的行为，最终会损害大德，如堆积九仞高的土山，就差一筐土，也不算大功告成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矜是矜持。八尺叫做仞。簣是盛土的竹器。召公又叹息说：“人君之谨德，其事不止一端，其功不可少间。故一日之间，从早至夜，凡存心应事，当常怀敬畏，不可少有懈怠，一或懈怠，则谨德的功夫，便有间断，不可不戒也。然世人常以为有大德者，不拘小节，故往往在大事上谨慎，细微处却多放过，殊不知大德者，小德之积，若以为细行而忽之，不肯矜持谨守，则一行之亏，百行之玷，因小失大，终必有累于全德矣。譬如为山的一般，积累功夫，已到了九仞之高，所少者一簣之土，却心生懈怠，不肯加益，将九仞的功劳都亏损了，岂不甚可惜哉！知细行不可不矜，则夙夜何可以不勤乎！吾王当详审而密察之可也。”

原文 “允迪兹，生民保厥居，惟乃世王。”

今译 “诚信地做到这些，民众永保安定，您就可世代为王了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允是信。迪是行。世王是世世为王。召公又说：“吾王诚以明王为当法，以臣言为可采，信能行此谨德之事，则朝廷上清心省事，无额外征求之扰，百姓都安家乐业，受无穷之福矣。今日创业垂统，规模正大，则后代观法遵守，可以永保天下，而世世为王矣。盖修省于一身者虽小，而造福于天下者则甚大，樽节于一时者虽微，而垂裕于后世者则甚远也，吾王其图之。”夫一槩之贡，武王尚且未受，召公训戒，惓惓如此。可见古之圣君，不以细行无伤而不谨，古之大臣，不以小过无害而不谏，有天下者，宜鉴之哉！

三十四、金 滕

张居正讲评

金滕是周时藏秘书的匮，用金封缄其外以示谨密也。昔武王有疾，周公作册书，告神请祷，而卜之于龟。事毕，以其书纳之匮中。及遭流言，出居东土，适有风雷之变，成王将启匮卜龟，见先所藏册

书，乃悟，感召天变之故，遂迎归周公。史臣叙其事，以《金縢》名篇。

原文 既克商二年，王有疾，弗豫。

今译 周灭商后的第二年，周武王得了重病，身体很不舒服。

张居正
讲评

王是武王。弗豫是不悦，有疾而患苦的意思。史臣叙说：武王既克了商纣，甫及二年，适有虐厉之疾，心弗豫悦。此时王业虽成而未安，人心虽服而未固，而武王乃遭此危疾，此周召诸臣所深忧也。

原文 二公曰：“我其为王穆卜？”

今译 太公和召公说：“我们为武王恭敬地占卜吧！”

张居正
讲评

二公是太公望、召公奭。诚一和同，以听命于卜，谓之穆卜。史臣记说：太公与召公见得武王有疾，乃同辞说道：“王之一身，系我周家宗社的安危，今被疾弗豫，为臣子的，岂能晏然自安。此或天意所为，惟龟卜可以传之，我二人其为王致敬共卜，决其安否，以观天意可也。”

原文 周公曰：“未可以戚我先王。”

今译 周公说：“不可以以此事烦扰我们的先王。”

张居正
讲评

戚字解做忧字。周公因二公欲为王穆卜，乃托词以止之，说：“父母的心，尝以子孙疾病为忧，今欲为王穆卜，必有事于宗庙，恐我先王因此遂怀忧虑。二公殆未可以此，忧恼我先王也。”周公盖欲身自为祷，故却二公之请如此。

【注释】

①公：周公。②乃告：指周公祷告。太王：即古公亶父，周国开创者，武王与周公的曾祖父。王季：名季历，武王祖父。文王：名昌，武王父。

原文 “公^①乃自以为功，为三坛同墠。为坛于南方，北面，周公立焉。植璧秉珪，乃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^②。”

今译 周公就以自己的健康为抵押，在祭祀场地分建三

个坛，主祭坛建在南边，周公面向北方，站在坛上。坛上放着玉璧，手捧玉珪，向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三坛祷告。

张居正
讲评

功字解做事字，指下请祷说。坛是筑土。埴是除地。植于置字同。秉是执。珪、璧皆礼神之器。史臣记周公既却二公之卜，乃自以为事，而请祷于先王。筑土为三坛，除地而同为一埴，又别筑一坛于三坛之南，向北而位，周公立焉。置璧于坛，执珪于手，乃陈词以告太王、王季、文王，为武王请祷。盖公以王室懿亲，迫切求祷于三王，自信其必能感通，此所以任为己事也。

原文 史乃册祝曰：“惟尔元孙某，遘厉虐疾，若尔三王，是有丕子之责于天，以旦代某之身。”

今译 太史官即读册祝说：“你们的长孙姬发，患了危急恶疾。如果你们三王之灵，在天上有保护元孙的责任，就用我姬旦代替他吧。”

张居正
讲评

史是太史，即太祝之官。祝，如今祝版之类，凡告神必以祝词，书之于册，故曰册祝。元孙某指武王，人臣不敢直指君之名，故曰某。遘是遇。厉是恶。虐是暴。丕子即元子，以大君为天之元子，故称丕子。代字解做替字。史臣说：“武王有疾，周公既以身请祷，太祝乃读其册祝之辞曰：惟尔太王、王季、文王的元孙某，遇恶厉暴虐之疾，势甚危急。然元孙某，乃是承宗祀、继王业，为天的元子。若尔三王之灵，当任保护元子的责任，于上帝之前，不当卒令其死。如谓其疾果不可救，则愿以旦代替元孙之身，不可使之遂罹于大故也。”盖是时王业初定，使武王即歿，则宗社倾危，人心摇动，国事大有可虞。故公之祷，非特以弟为兄，以臣为君，乃为生灵社稷之计，故不觉情词之迫切，至于如此也。

原文 “予仁若考，能多材多艺，能事鬼神。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，不能事鬼神。”

今译 “我仁爱巧能，多才多艺，能侍奉鬼神。你们的长孙不如我姬旦多才多艺，不能服侍鬼神。”

张居正讲

仁是爱。若是顺。材是材干。艺是艺能。周公祝辞又说：“我有仁爱之性，能承顺祖考，又多材干、多艺能，可备役使，能服事鬼神。乃元孙之材干艺能，都不如旦，不堪役使之任，不能服事鬼神。今必要得一人服事左右，则莫若取材艺兼备、能事鬼神之旦，不必用元孙也。”此盖周公必欲代武王之死，至情笃切，故为是言，非是鬼神于冥冥之中，真个要人来服事，亦非周公矜己之能，而贬其兄之不能也。

原文 “乃命于帝庭，敷佑四方。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，四方之民，罔不祇畏。呜呼！无坠天之降宝命，我先王亦永有依归。”

今译 “他从天那里承受天命，遍有天下四方。因此在人间能安定你们的子孙。四方的民众，无不敬畏他。唉！不要丧失上天所降下的宝贵使命吧，我们的先王也就永远有所归依了。”

张居正讲

敷是布。佑是助。定字解做安字。下地犹言天下。宝命是重大的天命。先王指三王之祖考，后稷之属也。周公祝词说：“元孙虽无材艺，不能服事鬼神，却受命于上帝之庭，作君作师，布其德教，以佑助四方之民。用能培植基本，安定汝三王子孙于下地，使本支百世，藉其余休，以君师天下，四方之民，莫不奉法守令，而祇敬畏服之。是元孙一身，近为当时所依赖，远为子孙所凭藉。若卒有不讳，则天下后世，将何所依乎！”又叹息说：“元孙之责任重大如此，我三王决当默佑而保护之，使其永固王业，不至坠失了上天所降的宝命，则我周先王后稷以来的宗祀，亦永有所赖以血食于无穷矣。三王纵无意于尔元孙，宁能无意于先王之宗祀乎！”周公请祷之词，至此益恳切矣。

【注释】

① 元龟：占卜用的大龟。

② 之：如果。③ 其：则。

归：回。俟：等待。

原文 “今我即命于元龟^①，尔之^②许我，我其以璧与珪，归俟尔命^③，尔不许我，我乃屏璧与珪。”

今译 “现在我通过神龟占卜，来接受你们的命令。你们如果允许我的请求，我就带着璧和珪，回去等待你们的命令，你们如果不允许，我就收藏起璧和珪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即字解做就字。尔指三王。屏是藏。周公祝辞又说：“我请身代元孙之死，未知尔三王在天之灵，许我与否。今我就请命于元龟，以观其兆之吉凶。若得吉兆，是三王许我以保护元孙，有不坠宝命，念及宗祀之心。我其以所置之璧，所秉之珪，归待尔保安元孙之命。若尔不许我以保护，则天命将坠，宗祀无依，我乃屏藏其璧与珪，欲事神不可得已。盖元孙不存，则周业必坠，宗祀不保，此旦必愿以身代也。”

原文 习卜三龟，一习吉，启籥见书，乃并是吉。

今译 用三龟分别在大王、王季、文王的灵位前进行占卜，都出现吉象，打开锁钥看所藏卜书也都是吉象。

张居正讲评

三龟是三人齐占卜。习是重。籥是开藏的管籥。书即占卜之书，藏于金縢之匮者。周公祝告既毕，乃命三人同卜，以相参考。而三龟之兆，皆重以吉告。又以管籥开金縢之匮，取其所藏占书观之，那占书上都说这是吉兆。则保佑元孙之命，三王已默然许于冥冥之中矣，此周公孝诚所感也。

原文 公曰：“体！王其无害。予小子新命于

【注释】

三王^①，惟永终是图，兹攸俟，能念予一人。”

① 予小子：周公自称。

新命：新受天命。

今译 周公说：“都是吉兆！武王没有危险了。我从三王那里新受天命，就是谋求国运长久，现在所期待的，是先王能思念我一人去侍奉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体是卜龟的形象。永终，譬如说，久后一般。图是谋。武王安，则宗社子孙亦有依归，正是长远之计，所以说永终是图。俟是待。周公既得吉卜，乃自幸说道：“我观龟卜的形体，有吉无凶。王之疾必然无害。盖我新受命于三王，惟以久后子孙为计，而许我以保佑元孙矣。我今只等待三王能念我元孙一人而使之安宁，则吾请代之，初愿毕矣。”周公深致喜慰之词，盖忠诚所发也。

原文 公归，乃纳册于金縢之匮^①中，王翼日^②

【注释】

乃瘳。

① 匮：匣箱。② 翼日：

第二天。

今译 周公返回，史臣就将祷告的简册存放在用金属和丝品装饰的匣箱里。第二天，武王的病就痊愈了。

张居正讲评

纳是藏。册是祝册。瘳是愈。史臣说：周公请祷既毕而还，太史乃藏其祝之词于金滕之匱中。公归，明日，武王之疾果愈。盖虽三王保护之力，实周公请代之诚所感通也。

原文 武王既丧，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，曰：“公将不利于孺子。”

今译 武王死后，管叔和他的几个弟弟，就在国内散布谣言，说：“周公将做不利于年幼的成王的事情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此以下是史臣记周公辅成王时事。管叔名鲜，是周公兄。群弟是蔡叔度、霍叔处。流言是无根之言，流传于人者也。不利，譬如说要害他一般。孺子指成王。武王既丧，成王尚幼，周公乃摄位行事。是时，周公之兄管叔，方监殷武庚谋为不轨，乃与群弟蔡叔、霍叔等，造为无根之言，流布于国中，说：“如今周公，将谋篡位，不利于孺子。”所以危惧成王，而动摇周公也。盖主少国疑之时，奸人之所窥伺，托孤寄命之地，大臣之所难居。故虽以周公之圣，犹不免于流言如此。

【注释】

① 辟(bì)：治理、执政。

张居正解作“退避”为误。

原文 周公乃告二公曰：“我之弗辟^①，我无以告我先王。”

今译 周公就对太公和召公说：“我若不执掌政事，我将无法告慰我们的先王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辟字解做退避的避字。周公当流言之际，心不自安，乃告太公、召公说：“我受命先王辅佐少主，本欲安社稷、定国家，非为身计也。如今这等流言，则人心惊疑，上下易生嫌隙，我若不自退避，使谗谤得行，则变起萧墙，祸貽社稷，于大臣之义，有所未尽，他日死后，也无词以告我先王于地下矣。”夫周公顾命元老，王室懿亲，乃忽然避而去之，似为一身利害之谋，不为国家安危之计，何也？盖其忠诚恳至，忘身为国，使身退而流言可息，国家可安，则何所系恋而不为乎！然必告二公以

退，则公虽居外，国事有托，亦可以不至于乱耳。圣人之举动光明，处变从容，于此可见。

原文 周公居东二年，则罪人斯得。

今译 周公受命东征，经过二年，全部参加叛乱的罪人就被捕获了。

张居正
讲评

居东是避居东都。罪人指管蔡。初流言之起，成王虽疑周公，然事无指实，及周公避居东都，到二年之久，成王方知流言的人，乃是管蔡。其诽谤忠良，谋危社稷之罪状，至是始发露而不可掩矣。盖小人陷害君子，踪迹诡秘，而周公忠诚自信，亦不急急于自明。故虽以成王之贤，犹迟迟而后得其罪，此任贤察奸，所以为难也。

原文 于后，公乃为诗以贻王，名之曰《鸛鵒》。王亦未敢诮公。

今译 过后，周公做了首诗赠送给成王，诗名叫《鸛鵒》，成王也没敢责备周公。

张居正
讲评

贻是与。诮是诘责的意思。成王既知流言起于管蔡，其疑渐释。此后，周公乃作诗四章，以与成王，篇名叫做《鸛鵒》，其诗托鸟自言。鸛鵒既破其巢，又取其卵，以比武庚之败管蔡及王室。盖深著王业艰难，不忍毁坏的意思。周公此诗意，发于忠愤，而词近于切直。成王亦虚心受之，未敢诘责周公，足以见其悔心之萌矣。

原文 秋，大熟，未获。天大雷电以风，禾尽偃，大木斯拔，邦人大恐。王与大夫尽弁，以启金縢之书，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，代武王之说。

今译 秋天，庄稼大熟，还没收获。天空风雨雷电大作，庄稼都倒伏了，大树被拔起，国人非常恐慌。周成王和大臣们都穿戴整齐朝服，来打开金属丝品封装的匣箱，于是，得看到周公以自身为抵押，请代武王的祷告书。

张居正
讲评

熟是丰熟。获是收获。偃是倒。拔是起。弁是皮弁。启是开。史臣又叙说：是年秋，田禾大熟，尚未收获之时，忽然雷电大作，加以暴风，田禾都吹倒，大树都拔起来，一国之人，震惊恐惧。成王因这

天变，乃与大夫诸臣尽服皮弁，以发金縢之匱，欲取册书祈祷。偶得周公当武王有疾之时，自以请命三王为事，欲以身代死的说话，即当时请命之祝词，纳于金縢之匱中者也。盖周公精诚上彻于天，而未信于成王，故天出灾异，以惊动之如此。

原文 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，对曰：“信，噫！公命我勿敢言。”

今译 太公、召公和成王就询问众史官和众执政办事官员，他们回答说：“确实有此事，唉！周公的命令，我们不敢说出来。”

张居正讲 二公即太公、召公。诸史、百执事是诸卜筮执事之人，即周公当时所命以卜武王之疾者。信是信有此事。噫是叹声。太公、召公及成王，既见了周公欲代武王的祝词，乃问其事之始末于诸卜筮执事的人。众人乃对说：“当时周公诚有此事。”又叹息说：“我之卜龟纳册，周公皆曾命我等为之，但当册祝之日，恐人心摇动，不欲宣泄，故我等不敢以告于人耳。”夫观之天变，证人之言，周公之忠诚，于是乎益显矣。

原文 王执书以泣，曰：“其勿穆卜。昔公勤劳王家，惟予冲人弗及知。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，惟朕小子其新逆，我国家礼亦宜之。”

今译 成王拿着册书哭泣说：“用不着再恭敬地占卜了。过去周公为周王朝辛勤操劳，我这个年轻人来不及知道。现在上天动怒发威来显示周公的德行，我应当亲自去迎接，这与我们国家的礼仪也是适宜的！”

张居正讲 书即金縢匱中所藏的册。威指天变说。彰是显。新当作亲。逆字解做迎字。成王闻诸史百执事之言，乃执周公请命之册书，涕泣以告诸大夫说：“今日感召天变，已知其由，我君臣不必共卜矣。昔周公在皇考时，不但辅佐经营，尽心竭力，至于请命代死，为国忘身，其勤劳王家如此。此时我尚幼冲，不及详知，致使公横遭流言，不安其位，此予小子不明之过也。今天惊动我以风雷之威，使得见金縢之书，以知公之精忠至诚，始终为国，是乃天所以彰显周公之德也。今日欲消弭天变，岂可使公之身，一日不在朝廷之上乎！惟我小子其亲迎公以归，于我国家褒崇有德之礼，固

宜如此矣。”至此而周公之心始明，成王之疑始释，周之社稷，所以几危而复安也。”

原文 王出郊，天乃雨，反风^①，禾则尽起。二

【注释】

公命邦人，凡大木所偃，尽起而筑^②之，岁则大熟。

① 反风：风向变了。② 筑：用土培根加固。

今译 成王迎周公于郊外，天还下着雨，风向变了，倒伏着的庄稼都被吹立起来。太公、召公命令民众，凡被风吹倒的大树，全都扶立起来，培土加固，这一年是大丰收。

张居正
讲评

成王既因天变感悟，知周公之忠诚，乃亲迎于郊外。出郊之日，天即下雨，反风，凡田禾已吹倒的，都起而更生。太公、召公又命国人，凡大木所偃仆的，都起而筑之，更加培植。于是，田禾有收，岁更大熟，一时转灾为祥，其感召之速如此。夫成王未知周公，天为动威，及既迎周公，天为助顺。上天之喜怒，系一人之进退，捷若影响。若周公者，岂非天之所貽，以显相文武之业者哉！自古大臣尽忠者，莫如周公，处难处之地者，亦莫如周公，公以叔父之亲，辅幼冲之主，所摄者天子之位，所行者天子之事，人情安得不疑，疑故生谤，而三叔之流言起矣。然公疑则避之，以待成王之自悟，迎则来归，以安周室于几危，夷险不二其心，进退必行其志，此所以为终始之大忠也。编书者备载始末于金縢，可谓深知周公之心者矣。

三十五、大诰

张居正
讲评

昔武王克纣，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，命三叔监之。及周公辅成王，三叔流言，周公避位居东，后成王悟，迎周公归。三叔惧，遂与武庚叛。成王命周公讨之，大诰天下。史臣因以名篇。

原文 王^①若曰：“猷！大诰尔多邦，越尔御

【注释】

事。弗弔！天降割于我家，不少延！洪惟我幼

① 王：周成王。

冲人，嗣无疆大历服。弗造哲迪民康，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？”

今译 周王这样说：“唉！我现在要郑重地告诫你们各国诸侯，和你们的治事

大臣们。不幸啊！上天降下灾祸给我周王朝，一直没有间断！我这个年轻人，继承了远大长久的王业，没有遇到明智的人，引导民众达到安康，怎么能说我自己能推究认识天命呢！”

张居正讲评

猷是发语辞。多邦是在外的诸侯。御事是在内的群臣。吊是恤。割是害。历是国家相传的历数。服是五服之地。迪是导。格是穷究的意思。周公奉辞讨武庚之罪，乃传王命以晓谕天下，说道：“猷！大诰尔多邦诸侯，及尔左右御事之臣，我周不为天所悯恤，乃降凶害于我家，使武王遂丧，而不少待，大思我幼冲之人，继守无疆大历服。自惟知识寡昧，弗能造明哲，以导民于安康之地。是人事之显然者，且未能尽，况上天眷命，杳不可测，其安能穷究而悉知之，以保此历服于无穷乎！”

原文 “已！予惟小子，若涉渊水，予惟往求朕攸济。敷贵，敷前人受命，兹不忘大功！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。”

今译 “唉！我年纪轻，好像要渡过深渊的人，我必须寻求渡过的方法。把大龟占卜的卜兆给人看，再把先王接受天命的事讲出来，这样才不会忘记先王创业的大功，我不敢掩盖上天降灾祸的事情。”

张居正讲评

已是承上语词，欲已不能已的意思。敷是布。贵是饰。前人指武王。闭是抑遏的意思。成王大诰多邦，既启其端，而意犹未已也。故又说：“予惟小子，以冲昧为君，下无以奠安民生，上无以凝承天命，夙夜兢兢，常恐不能胜此艰大之责。就如涉渊水而莫知其津涯一般，孜孜焉惟往求所以守成之道，期如涉渊之必济而后已。凡我国家典章法度，贵饰于前者，求以敷布而修明之。武王膺天明命，肇造基业，垂裕后人者，求以增益而开大之。故今日此举用兵讨罪，非好为劳民动众，亦欲无忘武王之大功，而思以继述其永清大定之烈，不至于失坠耳。况武庚不靖，蔑视我王章，窥伺我土宇，此其得罪于天，乃天诛所必加者。予又岂敢闭抑天降威用，不行讨伐，而坠武王之大功乎！”

原文 “宁王遗我大宝龟，绍天明。即命曰：‘有大艰于西土，西土人亦不静。’越兹蠹。”

今译 “武王传给我们的大宝龟，卜问可知天命。命辞上说：‘有很大的灾难降